

艺术生命的“嬗变”

庞茂昆 龙全

对于曹静萍来说,十一年的寒窗苦读总算是圆满的划上了句号。作为他的导师,我们不禁从心底里为他高兴,庆幸他能耐得住这十来年的寂寞,硬是弄出些“明堂”来。这同他的毕业作品“嬗变”系列中所呈现出的绚丽和壮阔使人豁然开朗一样,让大家都能分享到这种勤勉十载,终有建树的快慰!

曹静萍是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最新一代学人,他经过了长期而严谨的学院式的训练。在附中及大学本科八年的学习中,他都是非常严格的遵循着学院式教育的每一教纲而圆满的完成和执行各位教师的指定任务的,可幸的是,这种顺从不仅没有使他在艺术精神上麻痹和耗费,反而使他从中获得匪浅,而且乐在其中。曹平时性格温和、虚心好学,但画起画来却有一股子牛劲,总是执著于对每一张作业的经营;这种痴劲儿在现代生活热潮的学生中已不多见。正是这种劲头让他能进入一种真正的钻研和体验的状态中,加之他的谦逊,使他在学习上的效率极高,成为全班专业上的佼佼者之一,在这次研究生毕业创作的系列作品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他在气质与才能上的良好表现。

显然,八年严格的基础训练对曹专业上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附中及本科前期教育中,整个写实主义体系奠定了他在艺术上的基本趋向,从中他获得了对形体的驾驭能力、对色彩的感悟能力,以及油画的传统制作技巧等绘画的基本语汇运用能力。在对客观自然深入的形色体验中,逐渐使他注重画面的完整性以及制作上的有序感,在传统语言方式表达上可以说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具有说服力的结果。而在本科高年级的语言实践中,曹广泛吸收艺术史上各种流派,尝试过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趋向的语言方式。他也曾试图将自己内心中隐约萌动的情感和意念寄托于一种书写式的绘画表现之中,但结果并不能令他信服和兴奋起来。的确,在他的那些传统而正常的写实作业中,尽管能看到稳妥的形色表现,表面制作,但着实缺乏一种精神力度,或许是他的无心,或许是他的无感,总之,在这些作品中还不具备让人崇敬和严肃起来的一种力量。其实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在那种对客观视觉图像逼真而冷静的传达上。本科高年级的一次照相写实课燃起了他心中潜藏的欲念,超极写实使他无论在技巧或是情感上都与他自己的意念一拍即合,这让他能很顺利的完成作业并能得心应手。从那时起他对照相写实主义绘画便有一个最初的交流和好感。曹骨子里另一种潜质是他对世界神秘而寂寥的东西的敏感,在他的一些课堂写实习作或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冰冷和晦冥。他很早就喜欢象征主义的东西,而后来对照相写实的喜爱也是由于其对现实的逼真表现所带来的某种冷漠与陌生感迫使他振奋的缘故。

研究生的学习对曹静萍来说更是一个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好时机,如果说附中和本科的基础训练为了规范和塑造一个人,将其圈入一种指定格式中的话,那么研究生时期的主要目的则是将其赶出这种围栏,激发学生自己的情感智慧和更深层的思考。八年的基础磨练可以说是让曹具备了一个宽厚的基础,也为他提供了可选择的多种途径,但就其内容来说仍然是一个艺术家应普遍具备的传统知识与技能,尽管是必要的,但却相对抑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及个性的发展。因此,研究生的这个更高一级的学习阶段则完全是围绕着如何挖掘学生潜能,并从观念和语言上拓展与确立研究方向,这种确立完全是凭以前他在专业上显露出的基本素质及偏好而决定的。为此,曹在第一学期开始阶段的语言实验中便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课题定向。在他一生中也许是最后的几张课堂写生作业中,我们看到的是更为自信的笔调,精良的表面制作和细腻的古典情趣体味,剩下的就是对这种普遍而完美的样式的无奈之感,因为他的确由此开始真正的感到他原有的那种满足并非发自内心。曹深知自己真正的创作肯定应该是区别于这些习作而更具震撼力的东西。在此之

前,曹也曾尝试过表达自己意愿的作品,有的带有超现实主义的神秘意味,有的则是象征主义倾向。他大学的毕业创作便是一幅以锈蚀的钢架穿插无数向日葵的画面,稍后还有另一幅以众多飞鸟穿梭于锈蚀的钢架的作品,都以不同的符号形式表达着主观而玄秘的象征旨趣。但从作品的语言及处理上还显得比较勉强与生硬,而且缺乏精练而单纯的力度。尽管如此,这却决定了曹以后所要走的路。

九十年代后期的中国艺术无论是在艺术观念或是艺术形式上都处于一种激荡后的沉寂和茫然状态,人们又开始思考和整理艺术自身,一些偶然随潮而浪起的“新艺术”经过时间的考验开始显露出贫乏的品性。那种无休无止的无聊感,那种固定格式的“新图式”都伴着困乏的哀鸣,越来越让人腻味和受到鄙弃。曹静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实现自己的选择的,他深知艺术并非简单的附和,而是要靠建立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以及自己的形式语言系统来把握自己和感悟世界、感悟生存。为此,在研究生期间他特别注重自己在资讯和信息上的摄取,阅读和收集了大量的书籍、资料。九八年秋冬,对曹静萍来说是个非常不同寻常的时期,他被系里派往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作为交换学生在那里学习半年,这使他有幸饱览了欧洲各大博物馆的艺术杰作,同时接受了西方艺术学院的教育并努力了解和适应西方的艺术教育模式,另外他还接触和了解了不少当代艺术,使他大开眼界,并获得了对方整个当代艺术精髓的进一步理解。在欧洲的半年学习中,使曹深受启发的当然是摄影艺术和媒体艺术,这带动了他对自己在绘画艺术上的思考,逐步确立了一个主导的观点,即艺术中的观念是首位的,其次是一个为精确而完美的表达这种观念的形式语言,因此形式语言本身不是恒固不变的,只要能很好的表达观念,那么作为形式语言的手段是不应受制于传统的规范的,它必须在不断的改变和碰撞中才能产生出创造的活力。所以,如果摄影效果最能表达自己的意念,那它就不应该受传统概念中绘画性的束缚而被直接的运用到绘画中去。摄影和媒体艺术作为当代艺术中新兴的语言方式,不仅为直接陈述观念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也启发了绘画艺术自身的发展和思考,因为对传统的绘画性手段的痴迷的确将绘画艺术推向一种恒定和保守的状态,阻碍着对观念更为自由的表达。曹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并将自己的探索逐渐集中在了照相写实主义绘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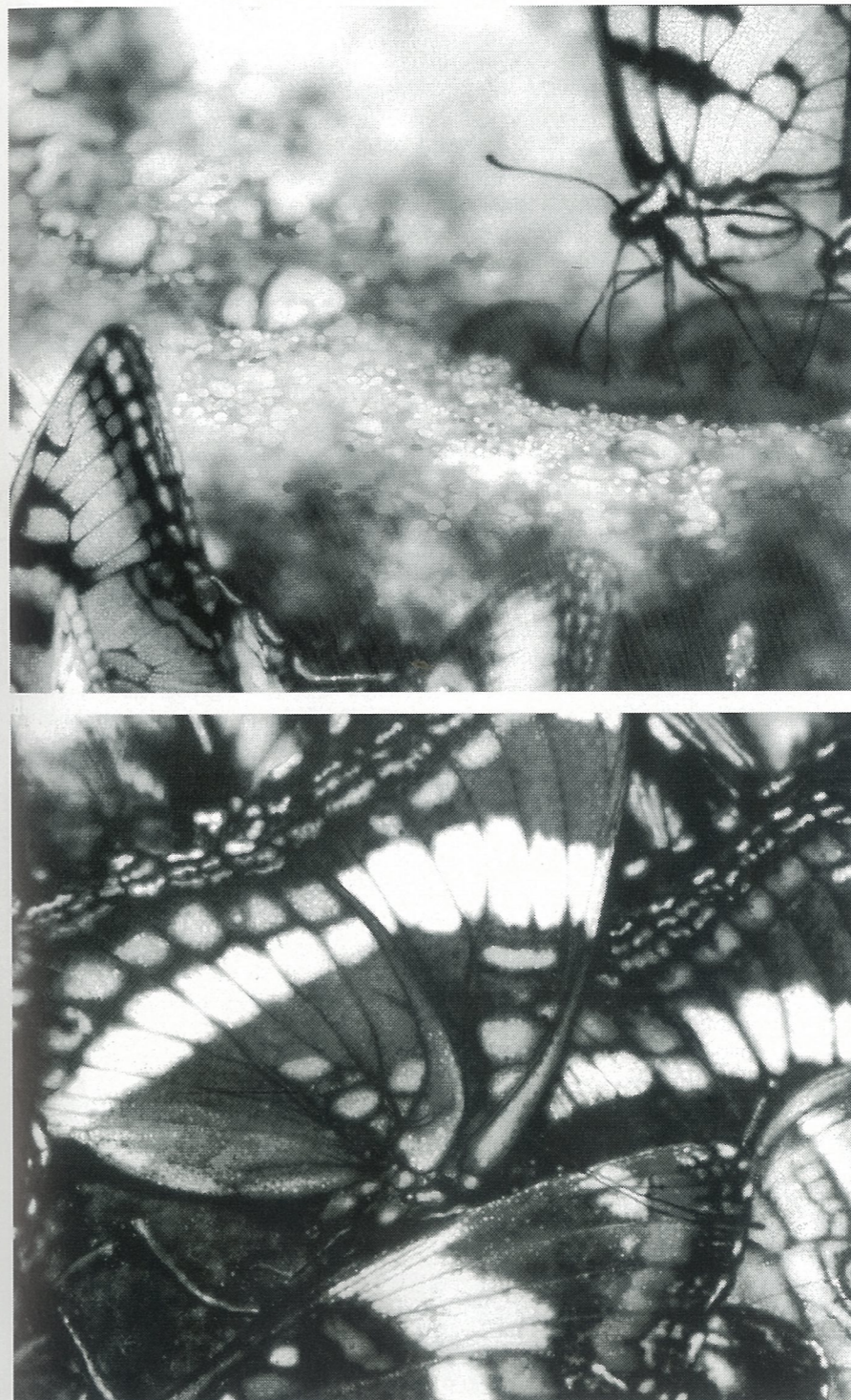
照相写实主义绘画相对传统的绘画来说本应是一种更为客观的表面物象的方式,因为它直接的借用了照相机镜头和颗粒显影成像的效果来取代了绘画中那些主观的笔调与塑造,更直接的不带任何情绪化的表现着视觉的真实,其整个技法、技巧也完全是另一种套路,完全是围绕着摄影的效果而进行的。因此,这种呈现方式恰恰是一种抑制表面化的情绪而冷静的表现着物象,让物象自身折射出艺术家的选择和智慧。这便排除了传统绘画性在手段上的阻碍而直接的表达着选择所表述的观念,从这点上讲,照相写实主义绘画又是以最终传达主观观念为目的的。因此,照相写实绘画便产生出它的双重魅力,一是不露痕迹的表现真实的高超技巧,二是逼真物象本身传达出的冷酷与陌生所带来的逼仄感。这种刺激是在以绘画性为前提的绘画中无法找到的。但曹对他的照相写实作品研究还不仅仅限于此,他想寻求其在主观组合编排上的象征意义,也就是在作为符号的各物象之间所产生出的一种具有意义的联系。

曹静萍在他的作品题材上也尽量避免了表面的情绪化以及某些所谓“主流”艺术中那种直接表现周遭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倾向,他将自己对现实和生存的感悟转入另一些能唤起内心深层情感的物象,而非那些浮于外表的感伤与无奈。昆虫是他这期间最着力的题材,不管那些奇异而美丽的各类昆

虫是取自于间接或直接的摄影资料,经放大和布置后显示出一种动魄惊心的力量。曹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从生态的角度探讨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矛盾,同时反观人类自身的生存体验。从这点上讲,他的话题和语境是更为开阔的,并具人类世界的普遍性。曹用昆虫的绚丽、昆虫的脆弱、昆虫的生命循环来暗喻人的生命流程,用昆虫的“嬗变”来象征人类心灵的“绝对升华”。在他看来,“昆虫生存于另一个世界,人们不能进入虫子的社会,只能观察它们的生命循环,但我们和它们的本质是同一的,从生到死是必然经历的过程”。曹以巨幅的画布,承载着那些放大的各种昆虫,逼真而生动的表现出它们的呼吸与颤动,以及它们身上那亮丽的天然图案与色彩,而这些似乎又都是稍纵即逝的幻象,因为它们那闪亮的光彩会随着短暂而脆弱的生命而消逝,更何况它们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绝迹。在其中的几件作品中,曹还并置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如出现锈蚀的铁链、铁板以及直接将死去的昆虫置于人的生活环境和道具中,这些都述说着他对现实与生命的感悟。整个这些作品中不管是图像自身的冲击力或是在意象上的互相联系

和作用都显示出一种强劲的力度。另外他在制作上也十分讲究,并且富于探索性,他直接选择丙烯颜料并采用喷绘与用笔相结合的办法着力表现光晕、质感以及聚焦上的摄影效果,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整体的色光漫射感和透气感,这些仍然体现出他对形色及技巧的整体驾驭能力以及十来年的传统绘画功底及修养。

曹静萍通过三年的研究学习能在艺术上获得如此成绩,使我们做导师的感到非常欣慰,同时也让我们在教学经验的总结上获得有益的条件。通过这一实例使我们更加明确我们的艺术教育必须坚持两方面的原则,即前期教学必须紧紧围绕严格的基础知识及技能的训练来展开,建立扎实的基本功底。后期教学又必须拓宽知识面和扩大信息量,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力,只有把这两个阶段的任务有序而踏实的完成后,才能保证我们在教学上真正能量的发挥,也才能使学健康而稳健的发展。曹静萍的学习历程和所取得的成绩即有力的说明了今天的学院教育的有效性。最后,我们衷心祝愿曹静萍在艺术上获得更大的进步!



上下均为:

锁链·蝴蝶(丙烯画)(局部)

曹静萍(研究生)